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街南文集二十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勳刻本

一

街南續集七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程士琦等刻本

三五五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行略一卷續集四卷

〔清〕呂留良撰

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

四七七

孫宇台集四十卷（一）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六七九

街南文集二十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勸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同學諸子評定

街南文集

貞隱堂藏板

街南文集序

丙辰夏余中表徐山甫自金陵寓書絳宛水山莊
若文以示余余匿影菰蘆三十餘年雨若又遠處大
江以南未由接見而語因山甫素行以信所取之友
固以心儀之矣及讀其文探源經術貫穿古今其所
表章非理學之微即經術之大蓋志意發越卓然自
成一家言以視世之摘華挾藻者相去遠甚予摩挲
久之雖然曰此固山甫所以見雨若於余者也又何
必接塵而遊班荆而語然後爲識其人乎哉獨惜余

序

衰老養病久踈筆石未能詳委爲敘然爲文之大畧
猶可因是以論韓退之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
高下皆宜而柳子厚又云文者以明道余嘗取二說
參之文必本於道以充於氣始能與日星共炳江河
同流如雨若之文殆本於道以充於氣者其所至正
未易量也然則世之真能文者終不在摘華挾藻而
在雨若之實學明矣余故書其簡端以質之雨若并
質之山甫如此昭陽李清樸

街南文集序

大江之南有隱君子焉曰吳街南先生先生雅志
尚以讀書味道爲已任尤肆力於古文詞余之儀之
而未及見也已已從細巖先生遊因得識先生於邗
上黃冠野服脩然塵垢之表與之語上下古今愈出
而愈不窮乃知先生真有道者也暇日出其生平所
著作若干卷以示余而屬之序余既竟讀而嘆嗟先
生之學爲有本矣柳子厚有言曰吾少爲文章以辭
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夫文既足以明道又烏

王序

有不明道而可以爲文者哉西京之文賈誼董仲舒
劉向楊雄之徒原本經術故號稱爾雅唐宋諸大家
之文湛澹於六藝故言有體要然猶武附會於五行
休咎之說而稊出於漆園竺乾之書求其志聖人之
志者蓋難言之夫學殖也殖必以本譬之水千流萬
派而必有歸宿之墟擬之山疊山連崗而必有棲神
之穴凡文之所著皆道之所形也豈徒夸聲調繪采
色而爲雕蟲之技也哉街南之文鑽研六經含茹於
濂洛之學有年其大者在於斥異端屏俗學良知獨

見特立於舉世汶闇之中而未始標榜爲名高也至其肝衡千古抒寫性情或累而千百言或促而數十字要皆鑠心研神鈎摘蒐討與古人參會於苾忽之間而亦未嘗步趨繩人求肖乎古人嗚呼此其爲街南之文歟夫今世之所謂爲文者難言矣世儒汨沒於科舉之業輒以學古爲諱而能文之士徒役其心思於綺麗之餘波學街南之學者少而爲街南之文者尤少此街南之文所以可傳誦也街南里居時日與諸鄉先生講習聖賢之道每當春風動惟衣冠濟濟皆環立而聽其陶淑人心者厥功鉅矣豈徒與章句之儒絮短長哉吾見是集一出洵足羽翼吾道而爲學士家之指南也是爲序

淮南同學弟王方岐武徵氏拜譔

街南文集序

晴崑先生吾延陵宗老實江南北之文獻也閉戶著書四十年矣于初僑廣陵至宣城與叔伯兄弟修本支之誼特先生方與諸及門講聖賢仁義之學輒中褒衣稱齋函丈諸子橫經抹手而前秩如也其爲詩古文要皆本於學問原於德性非第如章句之儒傳字繪句而已顧多自韜晦不輕以示人寧郡丞鄭君石埭令姚君皆索其稿弗應李文江侍讀督學江蘇轍新部亟徵之至求說面而不可得今春來揚予爲街南文集

矢序

最讀其未刻諸篇友人王武徵見而歎曰醇正典雅原本六藝世所僅見也余謀壽諸梓而續於力壽故慨然引爲已任會二三知已亦欲爲將伯之助相與分校而棄次之得若干卷以授荆氏先生嘗曰剖腹藏珠自愛其寶苟非知我徒令子雲笑人於地下耳蓋先生不欲自銜干人其素志也竊惟先生之文大古有二其一講學之文闢邪說明正道即漢唐之註疏宋明之成說學士家奉爲定論者稍不合於孔孟之旨不憚辨析其毫釐而未嘗隨人附和也其一論

世之文舉昔人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本經達權要皆
摩研編創推見至隱不淪於縱橫之習不涉於淡刻
之見於君父大閑不少假借焉諸如序記碑銘及一
切酬答之作亦因事以寓勸懲俾可以垂世立訓而
後已先生志既高學又篤宏其發爲文章不苟如此
懋叔以予言爲然諸同人僉以予言爲然非余之阿
私吾宗老也先生著述甚富余所見者讀書論世明
誠講錄開義錄易問正王各如干卷皆其有裨世教
者詩尤隋拔雅奧然非先生所欲居云

律南文集

是字

二

愚姪于嶺補綴評

街南文集總目

卷一	論
卷二	論
卷三	論議辨
卷四	書
卷五	書
卷六	書
卷七	序
卷八	序
街南文集	總目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壽序
卷十三	壽序
卷十四	記說
卷十五	傳
卷十六	墓誌
卷十七	行狀祭文對

卷十八 書後跋

卷十九 跋書事

卷二十 銘贊 稌著

晴巖先生世家宣城之街南學者稱街南先生因以名其集集凡二十卷首論教學崇聖道也次論史稽古精義也次議及辨折衷典禮維風化也次書札講學晰理爲多又次則序說記誌諸體雜項應之作必因事寓激勸而文章變化不名一家題識贊銘具有妙義所謂吉光片羽人爭寶之者也

街南文集 總目 二

顧不喜詞賦故未嘗涉筆小札最工雅惜不存稿及門存錄僅搜得一二云諸友評校既定予亦不揣編次而授之梓其詩集語錄他纂輯不與焉

豐溪吳承勗拜識

康熙己巳梓行

街南文集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晴鼎氏著

論

辨教上

修道之謂教。老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虛靜焉耳。佛所謂修。非吾所謂修也。寂悟焉耳。去禮樂絕聖智空苦以求慧定。豈足云教。乃埒儒而三之不亦異乎。教之三也。孰始之。其漢晉之間乎。老子者。自喜其是。爲一家言。未嘗汲汲焉以名教也。孟子開異端而勿志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一

及則其時其教未有名也。漢文景時始表而出之。以與儒並。佛之出自遠方。懼其教之不足伸也。遂角儒老而三焉。耻其晚也。曰周昭王時實生西域。與老與吾夫子匹噫。孰從而徵之。且夫老氏周史臣而中原之賢大夫也。異乎儒猶爲近乎。爾佛戎狄之民。且不得與老並。况儒者乎。嘗試論之道。痛之。儒佛痛之道。曷言乎。然也。老氏之徒。嘗薄視乎仁義禮樂之事。而君父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志本乎性。與天道之微。而高語夫清淨無爲之極。故其說實本乎儒佛之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二

竊道也。何居。曰吾嘗讀其書矣。老子曰。出生入死。列子稱死生幻化。而佛有解脫之說矣。列子曰。精神入其門。骨髓返其根。我尚何存。而佛有四大各離。妄身何處之說矣。喀然喪我。槁木正灰。是面壁觀空之始也。道在夷禪。在矢溺。是庭栢屨櫬之始也。齧缺之語中而寐。子葵之七日而外物。九日而朝徹。入於不死不生。是參悟無生之始也。狂屈言道而忘。無爲謂欲答而不能。南榮趺偈來者。泉也是棒喝之始也。造物以汝爲龜肝。爲鼠骨。神奇腐臭。是輪迴之始也。凡此宗旨之相附。若此類。未可枚舉也。今試者觀其說。以爲古未有也。而亦知襲焉者乎。則盍取莊老之書。而一反覆之。譬之生子者。儒嫡也。老氏孽也。孽利嫡之有。以自爲居矣。有盜焉。復竊而有之。佛者盜而已。而武者曰。老先孔子矣。佛去中國遠。安在其相竊也。漢曰。不然。儒不自孔子始。堯舜湯文皆儒也。佛書之必自佛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彼荒陋遠義。語言顛指。以爲教。安所著書。卽有之。固無幾耳。皆中國之異端。獵取莊列之旨。而緣飾以成之者也。秦之火。有爲甯子

者爲亢倉子闢尹子者士之托空名以傳其言者此
 比而况其莫可辨莫可徵焉者世不察以爲信亦已
 惑矣嗟夫衛之異而教之紛何時而已乎君子曰迷
 佛必歸於老迷老必歸於儒雖然今天下無所謂老
 氏之教矣何則自道有全真有方士其於老則已遠
 矣而今焉符籙已耳謂之道夫符籙之術是怪妄所
 托而巫覡者流也漢張陵餘孽而以爲老氏之徒乎
 是老氏之罪人也老之變爲符也佛之變爲禪也一
 也皆通傳而失其本者也然而老之變趨而下其去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三
 理漸遠佛之變引而高其竊理愈微遠者易知微者
 莫測也然則今天下之爲人心害者禪而已而尤可
 異者曰三教同源也嗚呼自同源之說之滋也禪
 也道禪也儒亦禪也學者益茫乎不知所底矣夫異
 端之於我不啻水炭不得以相竊而同之也顧佛之
 爲此說也有故一則設我以自大一則盡我以相誘
 也夫教之爲三也亢也借也可言也教之三而復同
 之亂矣不可言也惟其亂此儒之大害也今儒術之
 不明也天下學者若揭竿而求公于焉嗚呼幾何其

不以盜爲竊也

昌黎開佛專在福田却未究其根柢原道文頗疎
 略爲彼教所不服也佛竊老莊而異學者又竊其
 旨以成書明徵實據無容遁矣 黃太冲先生

佛盛於晉宋實清談餘旨也佛竊道之精微道復
 竊佛之糟粕二家相竊微分巧鈍世儒苦不討究
 耳 熊焦占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四

辨教下

古者異端之徒若陰陽若名法皆足爲世用以有功而二氏之學獨寂然不可以有爲何則陰陽名法言術不言道其用實二氏言道不言術其用虛夫棄實用而尚虛名卽儒者不可以治天下而况二氏之道乎漢文之以黃老治後世稱之而吾獨斷以爲不然高帝承秦亂未易優游理也文帝時天下又安高帝經營已無餘矣與民休息固其時也而文帝恭儉好老子遂援以文之豈真老子之術足以治國乎晉人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五

天下有不事佛之人而必無不長禍而喜福之人天下有不緇不髡之人而必無離心外性之人其說曰吾之道非吾所獨爲道也人各有佛焉而從吾道者不必吾之徒也人皆可以爲佛焉天下之人雖衆愚智盡之耳禍福之說既足以驅天下之愚心性之說又足以蠱天下之智禍福之說勝而王公皆其比黨心性之說滋而文士皆其羽翼矣佛之熾而不窮以此哉而或者不察見其盛也曰是非人力是斯世斯民有所不能外也而吾徒有疑之者求其說而不得亦且心折之是皆過矣嗟夫其蔽不斷其惑不解其惑不解其害滋烈彼所謂禍福果吾所謂禍福乎所謂心性果吾所謂心性乎儒者曰自求多福惠迪吉而彼曰施濟以邀福頂禮以自修也儒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彼則曰懺可爲也夫物物而濟聖人不而况所不忍者螻蟻所漠然者同類所施濟者優要而所背棄者慈親何福之可求且夫薄施而豐厚報焉雖於人不可而况可以要天乎焚楮帛而金錢以儲我冥資若放錢估販之計嗚呼予以爲教天下

之大貪者此也。若頂禮可自媚。歟。佛固非道之鬼耳。不足重也。安有去孝弟忠信之事而與倖於非鬼乎。安有舍孝弟忠信之事而可以爲修乎。若夫禍可以僥免。是天下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有所庇蔭也。而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既以爲一懺之可解。則極其惡反可以肆。然而有所不顧。今夫小人以匪僻罹罪而自結於權豪。爲之解免。則勢且怙終而不至殺人不止。倘則彼有所恃也。然則數天下之遇者。莫如佛而教天下以惡者。尤莫如佛也。夫人猶是生

衛南文集

卷一

七

耳死耳而彼以生天地獄以神之四大假合矣。何有於地下。五蘊空矣。何有於死生。形氣官骸爲妄身。貪賤貴富爲幻境。復何異於既死之魂。來世之苦樂乎。嗚呼。無生而計及於再生。空諸所有而實其所無。亦見其自爲低悟也。是禍福之說誣也。正其心盡其性。所以正之盡之之實可知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存之養之之功何如也。今其明心見性。舉廢夫學問之工持循之序。而求一朝之覺悟。亦已惑矣。吾之所謂心性非仁義禮知也哉。今也以無生爲性。又曰在目。

觀睹在耳。聽聞在鼻。臭覺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舉生民作用。遍現之所在。而謂是性也。見者見此覺者覺此。而不知是小體之性。而非心之性也。非心之性者。君子不謂性也。且夫知覺運用。孰謂非心以其妙於心而謂之性。則亦人心之危。而豈足以語道心之微。繼善之旨哉。蓋動合靈。黃花般若。幾希之謂何。而比而同之也。彼既不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命於天。而欲本諸虛空。得之明妙。故曰舍無明無見性。而俗儒疑卽吾良知是也。又孽孽焉有七日之冥。

衛南文集

卷一

人

悟致虛之端倪。則釋氏之言有以誤之也。故夫一善無惡者。心之性。吾儒以善爲本。而學以致之。以極於至善。彼以無爲本。而靜以求之。以妙其衆有。則大有分矣。而謂其虛寂窮冥之果。足以見性哉。故曰心性之說誣也。

精詳剴切。開道之功。當不在子與昌黎下。

沈明岩

老佛道教之誤。見性先誤也。誠知天性仁愛。自必以堯倫爲道性。修齊爲教矣。三教並稱。無識之論。得此問之。庶終有廓清之日。

康焦吉

師論

有道德之師。有文學之師。有俗學之師。躬禮義口先王稱聖而聖稱賢。而賢組經緯典不逾乎性命之旨。誠正之修。以覺斯世。道德之師也。漢唐而下。周程張朱之徒。是也。淹子史。綜名實。知盡能索。不遺餘力。博稽乎理。亂摘陳平斐雅號稱作者。以開後彥。文學之師也。韓歐之徒。是也。若夫拈句。漏習。訓詁。筌蹄。乎四子之言。比稱而練飾之。相授以藝。相易以容。青紫爲里。開文游光而止者。俗學師也。今天下皆是也。師術南文集 卷一 論 九

道德者。聖師。文學者。傳師。俗學者。售古者。專道德。文學末矣。俗學乎哉。今者。專俗學。文學蔑矣。道德乎哉。士之子。誦程朱。則墜而走。舉漢唐。則瞠而視。知識收豎也。言論雌稚也。貌飾狂且也。及壯也。士而猾。或售也。官而盜。嗚呼。毋惑也。童而訓。焉見異。或遷壯而不識。後丘何極。道義明。則性情正。載籍博。則知識充。性情正。則言行修。知識充。則文章盛。言行以立德。文學以立言。故出則善俗。入則善身。高不失實。卑不敗名。故曰。師道德者。聖師。文學者。傳師。嗚呼。師可易言哉。道

德以端其源。文學以大其才。是師乎。是師乎。今夫鄉黨而里處。呈身而自游。就不爲師。嗟乎。其爲師也。何居深居。扇戶尚口。習聲其授。牘以籠量也。陷髓剗心。以鎔於行墨之間。靡什不柔。靡方不利也。主者曰。是天下之良師也。道弗之改。學弗之問。其所以爲教。又弗辨也。贊而置焉。尸而視焉。其師亦曰。吾職是。是天之下。良師也。膠膠焉。殫終歲之勞。而莫之假。執簡責成。思以效一朝之績。皇皇乎。無所也是之。謂師。備黜者笑之曰。彼且自窮也。奚是不憚煩而弊弊焉。他人子爲事。於是苟止。容悅以固其主。宴睡疎忽。以中其弟。其爲藝也。潤飾丹青。張其揚許。以譁其子弟。與其父母而邀之報。嗚呼。是師弟子之間。偽焉耳。市焉耳。何師乎。何道乎。是之謂師。僧之二人者。將名之爲師耶。既非其人。將指之非師耶。彼則受束脩。儀而居然。此比矣。師乎。師乎。實誰與正。役役里塾。不知所成。可不哀乎。倖而售。命之曰有成。若是而可謂成乎。可不大哀乎。雖然。今天下。非俗弗學也。非藝弗師也。舍所以弋青紫而從事於迂遠。去莠莠練飾之能。而求

之於深造博大亦枘鑿矣。當子曰程朱之說具在也。四子自若也。苟其因藝求道而約之以性命之旨。誠正之修。則安知其少而識之者不終有獲乎。如是而載籍皆格致之繇。而又學皆緒述之事。嗟乎。奈何寥寥卒莫之聞耶。是亦師之耻矣。道德以端其源。文學以大其業。是師乎。是師乎。今天下亦有其人乎。雖然孟子曰。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曰有不屑之教誨也者。則夫爲所教者亦孰知夫所重之在我而不在彼乎。抑亦進求之其師而毋徒以爲藝之足乎。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十二

說盡時師流弊。隱然以朱程自任。從道學根本上立論。只此可以師一世師千古矣。蔣大鴻

師道之不講久矣。不獨俗學卽程朱性命之學亦徒以獵取聲譽以爲衣食地。此文描寫俗師情狀如道子之繪天宮圖。規行畢現。較昌黎師說更高。

一臂 魏水叔

禹傳子論

孟子于堯舜禹之事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韓子論之。其言辨而理矣。稽轍曰。堯舜之傳賢不得已也。使丹朱商均皆足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啟足以傳而傳之聖人之不喜異也。噫。斯言也。豈不以堯之前皆世及而忽焉傳賢者之嫌于立異而出。毫。不復爲耶。殆非矣。夫堯舜之相授也。世之宜也。道之中也。非心知其事之異而特以不得已爲之也。禹之傳子亦世之宜。道

衍南文集

卷一

主

之中而非不欲好異而故爲此也。韓子曰。傳賢者欲天下之得其所也。傳子者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亂。觀子之之亂及五季紛紛挾幼主而草釋文莫不自托于唐虞。然彼知韓子之言。雖孟子復生無以難也。而予猶謂其未盡也。夫徒以爲天下之得其所而已。彼洪范以來之主誰不皆然而授禪。忽創于堯舜也哉。蓋古者淳龐噩噩。世無大故。而又聖聖相承。至于堯舜而

其亂方劇。洪水之懷襄。黎民之昏墊。象恭逆命。方命
圯族之徒。皆非僅中材賢主所能戡治也。堯之舜。舜
之禹。天固縉之以神聖。又適生其時。而天下之任莫
得而為者。焉。母論朱均實不肖。即賢若啟亦不遇繼
體守文。而大亂之未去。吾知堯舜終不以天下屬之
也。蓋大亂之時。貴神聖。而既定之餘。尚賢謹。大亂之
時在。既定而既定之餘。貴守成也。禹之世。洪水既已
安流。易獸既已逃匿。四克既已誅除。人民既已粒食。
壤賦之錯置者。既已差等。而聲教之文。既已訖於四
術。南文集 卷一 主

哉。然則孟子之言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所歸天之
所予也。以質言。天可也。舜禹益之相避也。其謂之何。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其君相相
與憂天下之心。托天下之意。其相喻也久矣。豈君堯
而又避諸果其避之則舜必欲使天下歸之。丹朱禹
欲使天下歸之。商均也可乎哉。若知其不可避也。而
避之。是聖人相與為偽也。嗚呼。即不至如後世莽操
之所為。而規規于形跡之間。是則所謂好異而已矣。
孟子曰。天與似純。任自然若堯舜。絕無成命。徒聽
街南文集 卷一 古

往吾師蕭學西阪先春偕二三子委贊門墻側聞
執中之義不在靜觀氣象而在行義惟心雖處亢
而有悔與大過之時有大過之事不失爲中南巢
牧楚荆宮東山春秋行天子之事以好辨承三聖
皆亢也又如堯之禪位禹繼鯀與釐降二女不告
而娶舜卜求相抱器陳疇皆大過之事聖人夷然
處之蓋不得不然卽過亦中也可與權也若無聖
人學問則智士濟變大臣行權雖此心無他要不
可爲中也章句小儒空談虛寂者聞之口呆目眩
衍南文集 卷一 五
讀此知吾師卓識偉論少壯已然或疑末段與孟
子異師曰當時傳聞孟子偶述之不暇深辨亦非
子濯孺子完廩浚井之類今以不得舜禹爲憂証
之何嘗異乎 門人李先春識

秦論上

聖人之有所爲也以代天也夫人而知之也亂主之
有所爲亦以代天也夫人而未必知之也無道之主
逞其私智奢其大勇有舉世所不忍爲不敢爲者遂
然行之而絕無所瞻顧此亦必有黑相之者矣儒者
或以其亂亡之跡指而罪之嗟夫一物焉珍之百年
毀之一旦成毀之數莫不稱天以明之而况其大焉
者乎昔者秦并天下悉取古堯舜三代之法而變易
無遺遂使古今世運劃然分而爲二嗚呼甚哉雖然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六
秦何能爲堯舜三代之法天所欲變而秦特其藉手
焉耳夫堯舜三代之法而天欲舉而變之則何也蘇
子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耳噫何獨聖人寒暑
且晝之遷更天欲制之不得也世運元會之終窮天
欲遷之不得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因其自然天亦
一大聖人而已故卦建井田道之窮執之極亂之端
人之所不能安則天之所急欲革也後世英主衆矣
堯舜其治亂秦其法莫有以亡國爲諱而溯階古而
效之則何也曾其智不若諸儒生耶噫是亦可以識